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黑海史

查尔斯·金 著 苏圣捷 译

The Black Sea: A History



NLIC 2970700877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黑海史

查尔斯·金 著 苏圣捷 译



The Black Sea: A History



NLIC 2970700877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致 谢

亚美尼亚历史学家阿加桑耶洛斯把写作比喻成一场海上旅行：因为作家和水手一样都自愿身犯险境，并在归乡之后渴望能向人们描绘他们途中遇到的故事。我现在非常能理解他的说法了。

ix

在这个项目中，我不止一次地踏进了自己本不应涉足的领域。我曾经大步走进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一家清真寺中的弹坑，但是立刻意识到了这是由一枚火箭弹打出来的，而且周围可能还有它未爆炸的同类。就这样，我放任自己跳进了黑海的历史长河中。我对某些部分十分了解，但是对更多的部分一知半解，还有许多部分根本就毫不了解。因此这趟旅程对我大有教益，而这也正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在这里深深感谢在一路上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多米尼克·拜耶特(Dominic Byatt)，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本书的编辑，在这一项目仅仅还在计划阶段时就十分感兴趣，并且和克莱尔·克劳夫特(Claire Croft)一起自始至终关注着这个项目。出版社驻纽约办公室的苏珊·福柏(Susan Ferber)在至关重要的一点上提供了明智的建议。哈坎(Hakan)和阿耶斯·居尔·阿尔特内(Ayşe Gül Altınay)为我提供了一处绝佳的隐居所：他们在波斯普鲁斯的公寓的后室。就是在那里，我构思出了本书的大纲。

本书正文的大部分，都完成于国会图书馆主阅读室的希罗多德雕

像之下,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我也非常感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包括在印刷和照相部门、稀有书籍和特殊藏品阅读室、地理和地图阅读室、非洲和中东阅读室以及欧洲阅读室的人员,尤其是格兰特·哈里斯(Grant Harris)。胡佛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主任埃勒娜·S·丹尼尔森(Elena S. Danielson),工作都非常出色。公共记录事务局(伦敦)、罗马尼亚学院图书馆(布加勒斯特)、中央历史档案馆(布加勒斯特)和美国毕苏茨基中心(纽约)都曾不辞辛劳地慷慨帮助过我。克里斯·罗宾逊(Chris Robinson)绘制了本书的地图。

我从数次讨论会和会议中获益良多,所得到的教益在本书的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但是我要特别感谢尼古拉斯·布雷弗格(Nicholas Breyfogle)和维拉德·桑德兰(Willard Sunderland)。他们允许我冒昧加入俄罗斯历史学家在2001年9月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福尔布莱特研究基金项目和佐治亚城大学让我能够于1998年和2000年在巴尔干、乌克兰、土耳其和南高加索进行了几次深度旅行。之前和之后的旅行也都通过佐治亚城大学,得到了拉齐乌家族慈善基金(Ratiu Family Charitable Foundation)的帮助。托尼·格林伍德(Tony Greenwood)、劳伦斯(Lawrence)和艾米·塔尔(Amy Tal)为我在黑海周边的旅行提供了很棒的住处,并与我进行了有益的交谈。

众多同行和朋友解答了我幼稚的问题或是阅读了部分的手稿,他们的赐教让我受益匪浅。当然,本书若有疏忽之处,责任在我,与他们无关。这个群体包括了亚力山德鲁·博洛加、安东尼·布莱耶、伊安·卡文、欧文·唐纳、马克·莫耶·霍华德、克里斯托夫·乔伊纳、爱德华·基南、洛里·卡恰里多安、约翰·麦克尼尔、维拉德·桑德兰和四位牛津出版社的匿名评论家。本书涉及的大多数专业领域都不是我擅长的,所以我很感激那些真正的专家。他们的呕心沥血之作都列在了本书的注释和书目中。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有着令人惊异天赋的研究助手,费力西亚·罗什和亚当·托尔纳伊。希望他们能够完成博士课程并找到理想的工作。另外一个佐治亚城的研究生,米尔亚娜·莫罗斯尼-多米尼克,帮助我进行了重要的翻译工作。

关于名称

在黑海周边地区,拼写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有必要先就书中对词语的使用做一下说明。

xi

本书的各章节名是黑海的各种名字。黑海最古老的希腊名, Pontos Axeinos(“黑暗或昏暗的海”),可能是由一个更为古老的伊朗语词汇发展而来。这个名字可能反映了水手对于这片常常风暴大作的水域的理解,同时也是水体本身的特点。因为黑海较深,(比)海水比较浅的地中海颜色来得更深。这个名字是如何转变成晚期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 Pontus Euxinus(“好客之海”)的,目前尚不清楚。这可能是一种有意的讽刺;也可能是在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

黑海在拜占庭资料中最常见的名称就是 Pontos(海)。这个用法传到阿拉伯文献中就是“bahr Buntus”,直译就是非常吊诡的“海海”。另外黑海在中世纪还有许多其他名称,尤其是在阿拉伯和奥斯曼作品中。这些名字常常同特别重要的城市联系在一起,如“特拉布宗之海”和“君士坦丁堡之海”。“大海”(Great Sea)这个名称在中世纪时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包括意大利语的 Mare Maius 和 Mare Maggiore。还有些名字是以当时在黑海沿岸占支配地位的族群(或者是作者希望他的读者认为在黑海周边占支配地位的族群)命名。例如“斯基泰海”、“萨尔马特海”、“哈扎尔海”、“罗斯海”、“保加尔海”、“格鲁吉亚海”,等

等。在阿拉伯文献中,地中海相应地被称为“罗马人之海”(也就是“拜占庭人之海”)。

比起以上这些,“黑海”(Black Sea)这个名称如果仅以它被广泛接受后算是较为年轻的。它以不同的形式在早期奥斯曼资料中出现,可能也在奥斯曼历史早期的口语中出现。在西欧语言中,这个名称在14世纪末第一次出现。之前,欧洲人主要使用从古典时代演变而来的名称,如英语中的 Pontus 和 Euxine。这些名称蕴含着“黑海”这个平淡的称呼所缺乏的诗意韵味。“就像本都海的寒涛滚滚奔流,永不后退一样……”莎士比亚借奥赛罗之口怒道,“我的风驰电掣的流血的思想决不会踟蹰回顾……”。

xii 为什么是“黑”?没人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是起码有三种主要的猜测。其一,这只是简单地回归最古老的伊朗/希腊称呼。这种称呼在希腊本土和罗马开始使用“Euxinus”这个名称之后依然被黑海沿岸的居民保留着。这个古老的称呼可能在突厥人向安纳托利亚移民的过程中被带到了西方,最终变成奥斯曼帝国使用的“kara deniz”(黑海或暗海)。其二,这个“黑”来自“kara”。kara 既有“黑、暗”之意,又有“大”或“可怕”之意。而“Karadeniz”实际上是沿用了中世纪欧洲的(尤其是意大利的)水手和制图家们所用的“大海”这个称呼。其三,它同欧亚草原族群的颜色地理学有关。在这个扎根于中国文化的解读中,世界的四个方向与四种特殊的颜色有关:黑色代表北方,白色代表西方,红色代表南方,青色(有时是蓝色)代表东方。尽管这个系统明显取决于一个人的立足点,但奥斯曼人把在他们北面的海定为“黑”可能与这一欧亚传统有关。这可能是奥斯曼人对于自己在欧亚大草原上游牧的遥远过去的记忆,或是之后奥斯曼制图家从蒙古人那里采纳的系统。在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地中海相应地被称为“白海”(Ak Deniz)。

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俄罗斯和西欧在黑海的出现越来越频繁,他们可能从当时在此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的语言中吸收了一些特殊用语。黑海地区的其他国家可能也进行了这种借用,因为大致在此时这些国家正进行着现代化和标准化的过程。这种复杂的历史的结果就

是,现在多种语言中黑海的名称在翻译之后都是相同的:土耳其语中的 Karadeniz,现代希腊语中的 Maure Thalassa,保加利亚语中的 Chernomore,罗马尼亚语中的 Marea Neagră,乌克兰语中的 Chorne More,俄语中的 Chernoe More,格鲁吉亚语中的 shavi zghva,直译过来都是“黑海”。

至于地名,我一般根据特定历史时期来使用相应的名称。于是,古代的“特拉布苏斯”(Trapezus)就是中世纪的“特拉比宗”(Trebizond)和现在的“特拉布宗”(Trabzon)。如果在任何时期同时存在两个或以上的名称,则使用更广为人知的那个。举例来说,希腊名称通常以它们的拉丁形式出现。在 1453 年之前我使用“君士坦丁堡”,之后则用“伊斯坦布尔”,尽管不同形式的前一个名称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也很常见。更古老的英文拼法,如“Sebastopol”或者是“Batoum”,除了在直接引用中外,都用它们的现代形式替代。文化族群的命名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如 Tartars)。当我使用“Greeks”的时候,我通常指那些说各种希腊语分支的人,尽管他们几乎从不把自己当做现代民族意义上的希腊人。我很谨慎地使用“Ottoman”来指称奥斯曼帝国的属民;它与“Turk”不是一回事,而 20 世纪之前“Turk”一词要是用来指称我们今天所称的“说土耳其语的人”(Turkish-speakers)那就很成问题。我依然使用已经不太流行的“Turkoman”(而非 türkmen)来指称突厥游牧民和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历史上的统治者,以把他们和在中亚的现代土库曼斯坦国家的人和文化区分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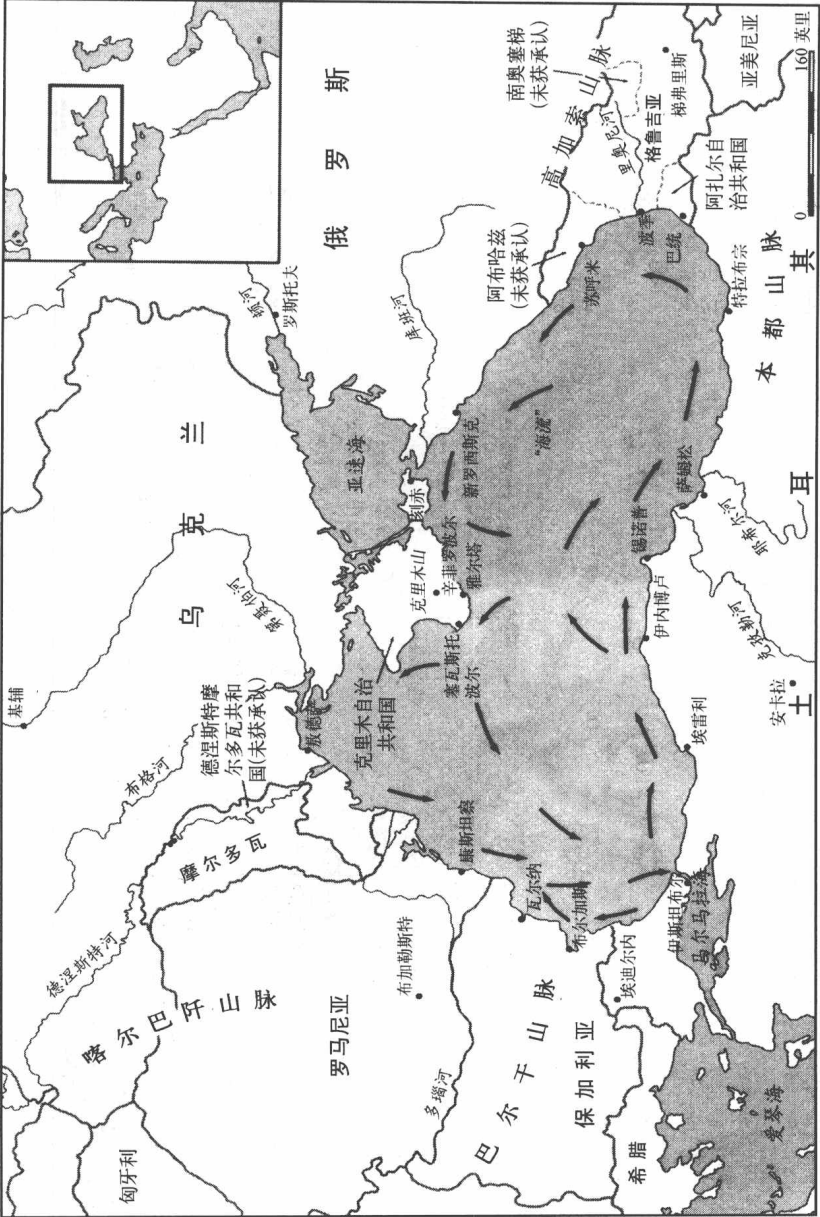
xiii

使用拉丁字母之外的字母的语言,其拼写都根据国会图书馆的系统的简化版本做了转换。例如大多数俄罗斯单词最后的软标都被取消了。我保留了在拉丁字母系统中使用某些语言所需要的^h号。更为令人困扰的字母的发音大致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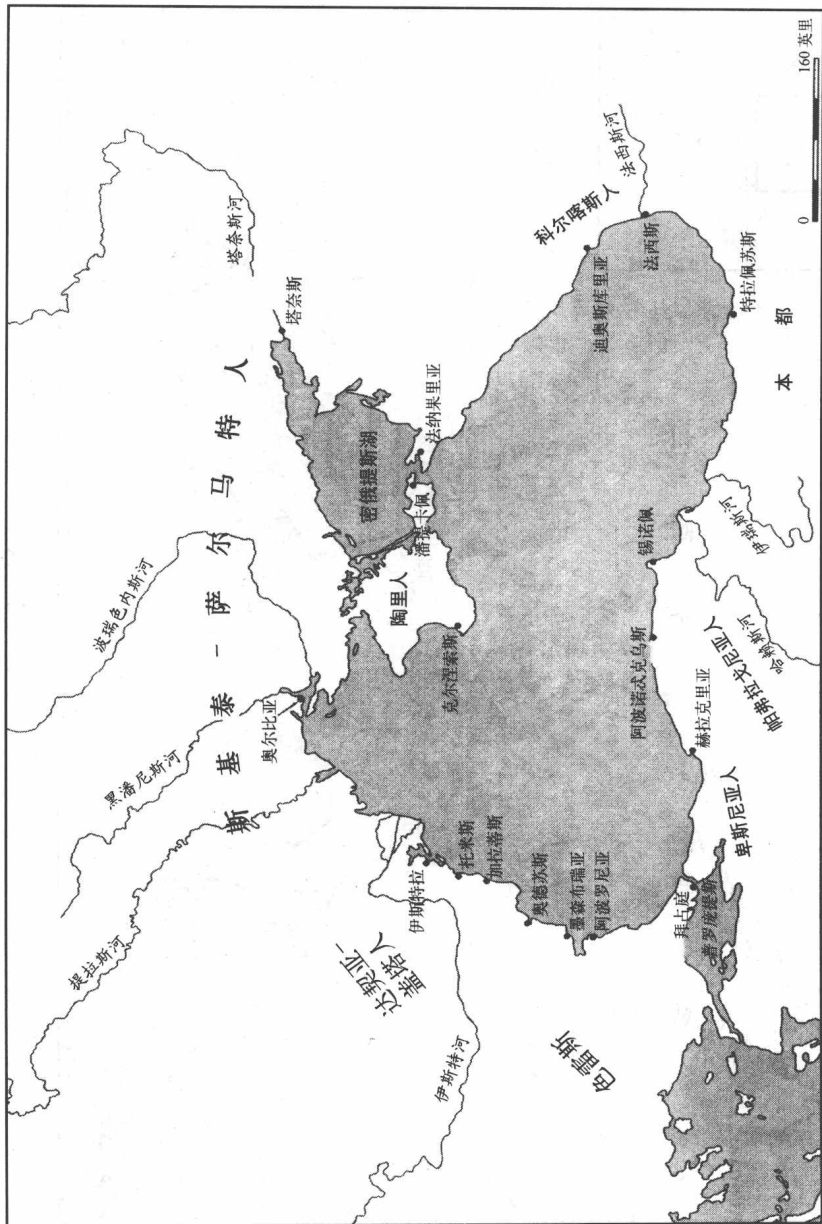
â, î	发 cousin 中的“i”音	罗马尼亚语
ă	发 about 中的“a”音	罗马尼亚语
ı	发 cousin 中的“i”音	土耳其语
ö	发法语 oeuvre 中的“oeu”音	土耳其语

c	在 e 或 i 之前发 church 中的“ch”音, 其他发“kit”中的“k”音	罗马尼亚语
c	“jam”中的“j”音	土耳其语
ç	发“church”中的“ch”音	土耳其语
ch	在 e 或 i 之前发“kit”中的“k”音	罗马尼亚语
g	在 e 或 i 之前发“jam”中的“j”音, 其他发“goat”中的“g”音	罗马尼亚语
ğ	不发音,但是使之前的元音变长音	土耳其语
gh	在 e 或 i 之前发“goat”中的“g”音	罗马尼亚语
s	发“ship”中的“sh”音	罗马尼亚语和土耳其语
t	发“cats”中的“ts”音	罗马尼亚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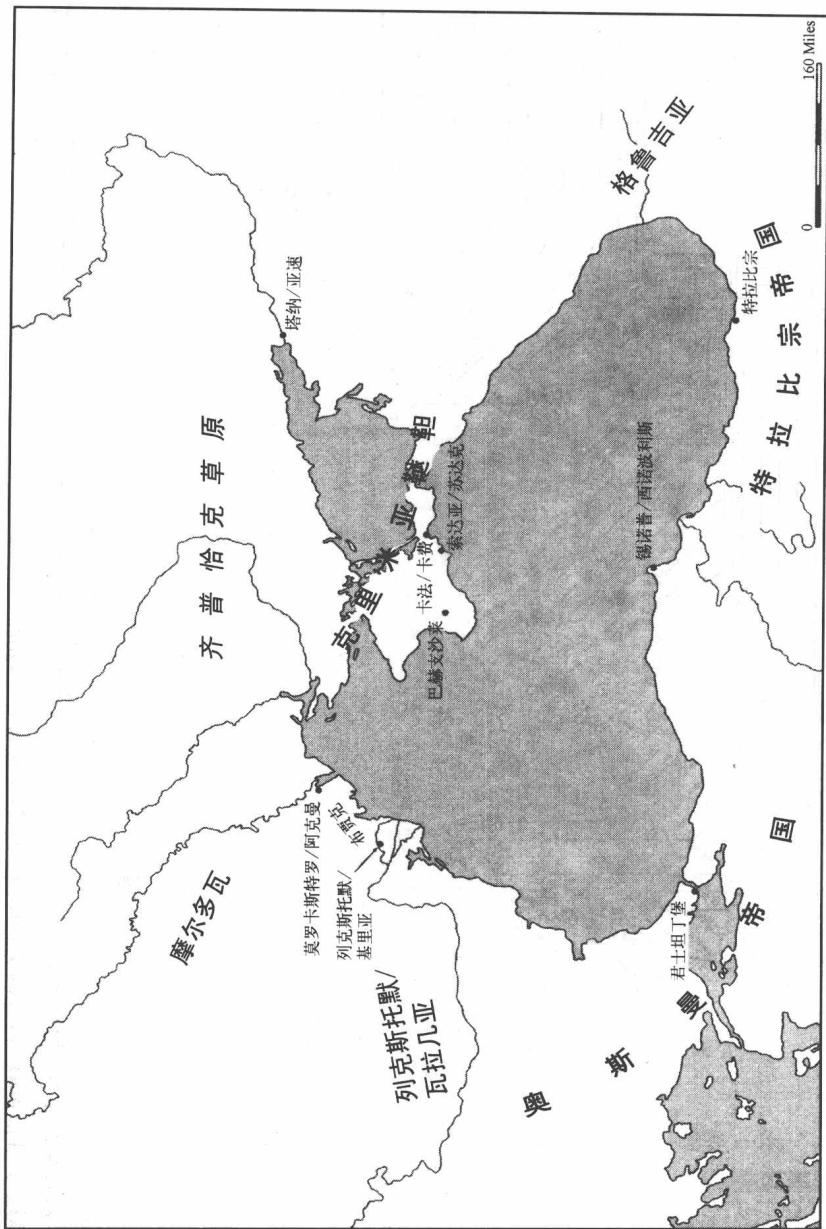
除非特别注明,脚注中的古代文献都指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 Series)中的译本。对古代和拜占庭时代文献的标注通常使用章节而非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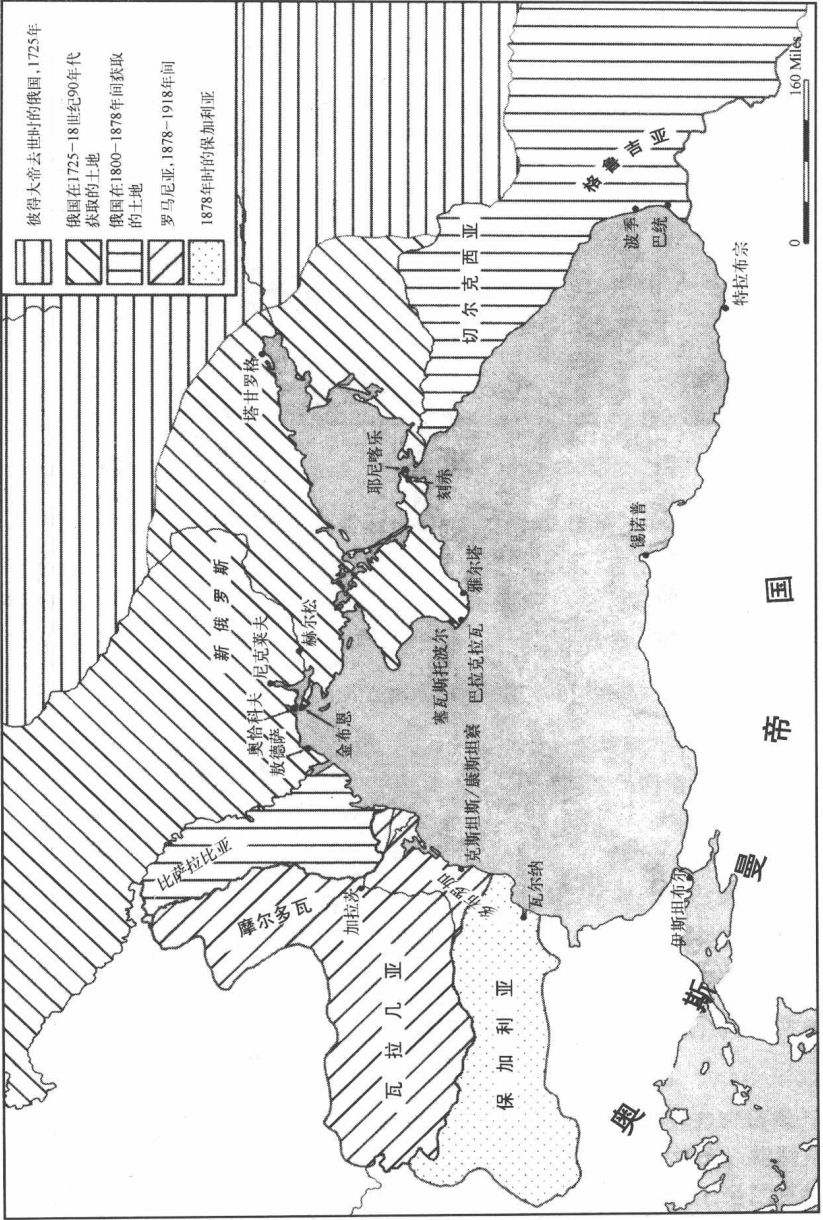
地图一 今日黑海



地图二 古代晚期的黑海



地图三 中世纪的北海



地图四 18和19世纪的黑海

致谢 / 1

关于名称 / 1

第一章 地理考古学 / 2

人与水 / 2

地区、边疆、民族 / 6

诞生 / 11

地理和生态 / 15

第二章 好客之海：公元前 700 年到公元 500 年 / 23

世界的尽头 / 24

“池塘边的青蛙” / 27

“种族的熔炉” / 32

一个斯基泰人如何拯救了文明 / 36

阿尔戈号的远航 / 39

“比我们还要野蛮” / 42

本都和罗马 / 45

图拉真的达契亚 / 50

弗拉维厄斯·阿里安努斯的远征 / 53

阿波诺忒克乌斯的先知 / 56

第三章 大海：500—1500 年 / 66

“斯基泰人是统一的” / 68

海上火 / 72

哈扎尔人、罗斯人、保加尔人和突厥人 / 75

哈扎里亚的商贸/84
蒙古和平/90
自卡法出发的船只/94
科穆宁帝国/96
特齐亚/102
从东方来的大使/106

第四章 暗黑之海：1500—1700年/114

“众海之源”/116
“到君士坦丁堡去——把我们卖掉”/119
多姆尼、可汗和地利贝伊/122
水手的涂鸦/128
“海鸥”组成的海军/133

第五章 俄国的黑海：1700—1860年/143

海洋与草原/145
亚速海上的舰队/148
向南挺进的克娄巴特拉/152
卡尔穆克人的逃亡/155
赫尔松的时代/159
海军少将约翰/163
新俄罗斯/168
热病、疟疾和检疫所/175
特拉布宗的领事/179
克里米亚/186

第六章 黑海：1860—1990年/198

帝国、国家与条约/201
蒸汽、小麦、铁路和石油/205
“一支不体面的涂鸦游客大军”/210
克斯坦斯铁道上的麻烦/215
迁离运动/218